

韓非子翼毳

十三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三

日本

福山

太田方述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三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

一本無勢

勢不足以化則除之

勢者不得不然之地也化變改也凡人君之治臣其所欲進則設賞譽於前其所欲退則施毀罰於後是所謂勢也四者設施而不變改則除去之矣 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

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合當作舍蒲阪氏曰難一云釋庸士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五

蠹云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是與獸逐走也 走逐獸也 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





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蚤早通萌故季孫讓仲尼以

遇勢遇寓音通托也托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

望殺狂不為己而臧獲不乘驥不為己用則無嗣

公知之故而駕鹿而駕之而一作以如耳而如也

無用之鹿也物薛公知之故與二變博變博變傳作藥或

必利者此皆知同異之反也知臣主之故明主之牧臣

也說在畜鳥使不得不馴也此章言勢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輶釋名云輶遙也四向遠

輶車按六韜一名遙車蓋言遙遠四顧之車也轂輪

之中正眾輻所湊也六韜云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

居而遠望言人主立天下之正位四方共之萬機輻

湊矣故曰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或曰輶轂當作招

射謂質的也招者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萬人操弓共

射一招招無不中者穀者管子小稱篇云穀可得中

也房注穀謂射射者眾故人主共矣射者言輻之入

質棲皮者亦通射者眾故人主共矣于穀也共謂圍

繞也如三十輻共一轂眾星共之共也即共射一招

之共訓向劉勰新論萬人彎弧以同一鵠鵠能無中

乎是本於呂氏春秋矣言人主在于中是以好惡見  
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乘君情之見辭言通則臣難  
言而主不神矣通漏也假有甲乙丙下庚辛壬癸之  
臣甲有謁君乙丙以下之事然君漏  
之於乙或丙日是甲告諸我夫若此則乙丙以下比  
周為一備甲口矣自是而後甲不敢言也乙丙以下  
有時欲言事亦漏君漏言日是某告諸我故不敢言  
也是以上情下漏而下情不上過此人主之所以不



神也新書云審事端則說在申子之言六慎六慎上

人主神蓋本於此矣明見則

下審之一世不明見則下惑之二也知見則下飾之

三也不知見則下匿之四也無欲見則下伺之五也

有欲見則下餌之六慎與弋欲周

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鄭君不謹言宣

也此患明之何以靖郭君之獻十珥也王不慎行故致

也甘茂之道穴聞也道從也不掌谿公知術故問玉卮

言不昭侯能術故以聽濁寢言謹言也山明主之道

在申子之勸獨斷也人主之術不可與人共也唯人

也也也此章言周密而不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

六慎上

明見則

下飾之

下伺之

欲周

宣

致

玉卮

道

人

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右經一本置經字於首章前此更置傳字左屬之

○一作傳一為範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

者加焉加一作皆非不變則其除之一無其字是則其象文相似故誤衍○孔子家語刑政篇云化之不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是與韓子意同賞譽毀罰所以化導之術也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

曰一本景上有始坐二字非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

尺而已脫矣字中坐酒酣蒲阪氏曰楚策中飲將出又注上林賦酒中樂酣

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

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就景公舍館而送之又問政於師

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

曠之所謂物氏曰歸思句歸舍館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

弟也甚得齊民得齊民心也蒲阪氏曰左傳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薑也公子雅公子

藥之子公孫寵也二人皆出于惠公故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也家富貴而民說之

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

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眾貧散府餘財以

賜孤寡倉無陳粟陳故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

之七十受祿米當德惠施於民也一本惠施倒置已與二弟

全齊活版



學民已一作居三年二命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

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晏子春秋云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

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列子力命篇云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孟子曰昔齊

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朱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牛山亦齊東南

山也蓋三子之所託景公之所游皆一地也少海即孟子所謂遵海者也按山海經云南水行五百里流

沙三百里至于舞臯之山南望初海注即少海也淮南子云東方大渚曰少海登栢寢之臺

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泱泱水深貌博雅云流也左傳

云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堂堂山高顯貌毛詩云瞻彼洛矣惟水泱泱又云終南

何有有紀有堂美哉泱泱乎堂堂乎者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也義同

此越絕書云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史記齊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史記封禪書齊桓公十年

陳於栢寢服曰地名有臺也正義引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

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子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奈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

亂輕其刑罰賑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君何景公曰寡人有此

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一無有之二字晏子對曰夫田

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

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斗斛釜區皆量名十升曰斗十斗曰斛一斗六升曰



區六斗四升曰釜貨當作貸周禮泉府注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左傳晏子並云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豆食肉器餘以

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管子君臣篇云斗斛一量丈尺

一綽制又周禮內宰淳制注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

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愚謂依此二制是共三丈六尺也說苑復恩篇云吳市使於智氏假道

於衛寧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

魚鹽龜鼈蚌不加貴於海羸蚌皆蛤蜊類加謂更增加也孟子云寡人之

民不加多是也言君重斂而田成民厚施齊嘗大飢物價如在山海時

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成民者

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苟

乎其往歸田成子乎史記田敬仲世家作謳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謳姬音同謳乎嗚

呼也詠吟之辭也左傳云國之諸甫履蹕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杜注燠痛念之聲謂諫氏也愚

謂燠音姬史記世家所謂謳乎者謂謳歌陳成子也其已二字字衍乎也二字當作采芑芑白梁栗詩云薄

言采芑于彼新川其律歸乎者猶云盡歸乎來也詩歸也傳盡往質焉盡不也相勸之辭尚書大

傳爰人思湯歌云盍歸于薄薄亦人矣語勢與是相同言嗚呼采芑於田成子因相勸曰盍與我往歸田

成子乎周秦在西齊在東而民之欣慕若此也田常未死而稱諡者是蓋齊侯賜諡矣左昭二十年衛侯

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之比也雲谷雜記引左襄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云云成子

憚之原注成子陳桓之字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也愚按不知原注何據



舞詩小雅車牽篇杜曰義取雖無大德要存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今田成氏之

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一無民之之之虞丘童收豎詠德誣吟者也民懷其德皆歸之矣蓋大於韓子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

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

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欲奪之欲上一則有君字

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

寡振一作賑同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

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左傳云晏子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子滔大夫不收公利是與韓子書與旨如左氏言則晏子之意務在禮法如韓

子書則晏子

意務在恩惠

子書則晏子  
意務在恩惠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瞻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

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輿則身不勞而

易及輕獸矣輕輕足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

良之御而下走逐獸捐一作損非則雖樓季之足樓季古

者史記李斯傳注許慎曰魏文侯之弟乎無時及獸矣時一作能託良馬固車

則臧獲有餘方言云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有餘言奴婢不知

御法猶且逐及也國者君之車也國者君之所居處故喻車勢者君之馬

出勢者賞罰也君之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

全齊法



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合其類語是皆不乘名作民

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

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據左氏言

則晏子主禮而言是與下文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同意則亦似不與韓子旨乖矣此韓子執或說之

惠字而誦之矣未可遽難晏子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

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殺一作弑而作以○管子云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

子弑其父者矣注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亦易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據文言則子夏斯語蓋所受於夫子矣凡茲者行久

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月主蚤絕之蚤

通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漸見謂田成子太十川貸小斗收之之規也

而君不誅誅如齒路馬有誅之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

之臣說文侵漸進也陵陵而使其主行惠故節公受

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茲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子路孔子弟子名由郈魯邑魯以五月起

衆役長溝當此之為淵鑑糶函食物部之為作時○為謂作役時戰國策云陞山之

為注為子路以其私糶粟為漿飯注今之載漿載米

役也其筭飯清其壺漿要作溝者於王父之衢而餐之



要音邀遮也孟子云使數人要於路孔子聞之使子

杜預曰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

貢後覆其飯一本後作往是覆作買非擊毀其器

鄺道元水經注引韓子云魯以仲夏起長溝子曰魯

路為溝宰以私粟饋眾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

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佩文韻府飯字引曰上子路

佛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

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固其

利者也一無者字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

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

不知禮也始吾以爾為已知是道理矣而爾但未及

知也今爾故如是之不知禮法也故讀為

云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尚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

禮天子愛天下愛珍重意諸侯愛境內大夫官職士愛其

家賈誼新書有禮天子愛天下以下語過其所愛曰

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誣枉

也橫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

肥季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

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

之資假人主之術必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



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  
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南裔華士

裔作譎荀昆第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

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

名名爵位官職之號無君之祿無食君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

望至於營丘營丘齊都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且從

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

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且第二人立議曰吾不

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

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

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

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

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

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管子法禁篇云

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

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常誰為君乎不服兵革

則刑罰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



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驥千里馬然而驅

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

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

迫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己

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

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

之顧參武曰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此妄為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其義

一也愚謂顧氏之說是也韓子之書以望為目尚名博古圖周師望敦銘云太師小子師望作鸞彝可以

證矣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在商淵鑑類函死刑

狂上有名字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

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往止

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且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

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淵鑑類函議作義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

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

託足以旋其軫也旋一作施非○軫車後橫木蒲阪氏曰晉語注還軫猶回車也還音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淵鑑類函馬條公作君左右



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雅

引馬說相馬云藥背鬃腹與鱗皆鹿屬是馬似鹿者為良馬也題品目價也周禮典婦功云比其小大而

賈之物書而櫛之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

注若今時題署物者初學記馬條此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

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

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淵鑑類

類函博條作有楊胡潘者○薛公孟嘗君田文故齊人當時在魏陽胡潘其二人名樂一作樂同大玄經

云玄規曰兄弟不於王其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樂注重生為樂

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淵鑑類

令之之之作與博下有戲字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

言客張季之子在門一無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

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季之一立有間山氏曰

居字又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羽友字之誤友古文作

友史之友作羽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物

相似故談耳曰史記周文傳仁為人陰重不泄注陰密也言其

人陰重不陽為而密為故人無知者因不聞耳乃

輟不殺乃上一客大禮之曰客下一有而字○蒲坂

待也屬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



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

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凡致物於人尊卑皆曰獻禮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

饋焉曰獻史記孟嘗君傳云孟嘗君待客坐後云云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又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

金玉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云名正法上於下曰饋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其人雖上於下亦曰

獻私私告也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

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

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私一作斯非薛公以人臣之

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

鳥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

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

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一作報

凡七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人主明察見示其不於外則下備之

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飾之者謂公孫弘布被之類不知見

人匿之匿陰藏姦也其無欲見人伺之無欲謂濶於世情伺謂少試之其

有欲見人餌之有欲謂多嗜好餌謂嗜而釣利故曰吾無從知之惟

無為可以規之規闕窺運管子君臣篇云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士情尹文子云術者人

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規言人臣之一曰申子曰情無可從知者唯無為可以窺之矣

慎而言也人且知女而汝也下皆同言者身之文也故一言漏通可知身之情



呂覽審應人曰  
我和人先我隨和  
叶胡隈反楊慎  
曰隨句未天顧  
矣武曰隨字自  
秦問天元紀大  
論知也知隨承  
與期始人之韻

慎而行也人且隨女

老子聲音相和  
前後相隨之隨言人主過  
一行則姦臣隨其後列子云慎

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正利管子云人不倡不和夫不始不隨

知當作和  
而女知女之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

且意女意如君子善謀小人善女有知也人且臧女

女無知也人且行女佩文韻府慎字引匿作憲行作

而有以下十八字也臧行字如故曰惟無為可以規

論語用則行舍則臧之臧行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

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御選也周密也廩者

管子戒篇云桓公明

日弋在廩潘岳射雉賦云飛鳴薄廩注廩翳中盛飲

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余爰曰翳上加木枝衣之

以葉云云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

觀見也月令季春之月羅網畢翳注翳射者所以自

也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增韻加鄭長者

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

無見者廩也慧琳音義長者云風俗通曰春秋之末

德艾事長於人以文為長者一曰齊宣王問弋於

漢書藝文志有鄭長者一篇  
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  
謹廩謂當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  
何不謹廩也不上一有其字佩文韻故曰在於謹廩



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異一作今人主以二

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自

一有不字非合纂類語將何對曰一作鄭長者有言

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難篇引

言虛靜作體道海鹽道紀曰無為不與也愚謂是解

妙有味焉此言復其道不關於彼事而無示其情者

治國之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鄭君漏惡國羊之情

惡已也此鄭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

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太息歎也左右見王

之以德客是王不慎行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

以為德日一作以或日當作因○引告也史記始皇

紀云諸生轉相告引左傳云王子伯駢曰無

所控告注靖郭君之相齊也靖郭君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

玉珥以知之珥以玉係於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

人死中有十孺子中宮中也文選中山王孺皆貴於

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

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聽從王不聽是



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  
王置之於是為十五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賦一作付

而勸之而作乃是句下有也字淮南道應訓坐視作  
因問○戰國齊策云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

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  
在勸王立為夫人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

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  
交絕立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

明日視善珥所  
在因請立之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

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通一作道  
戰國策言

作立下有因自謂之  
四字通穴作道而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

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

犀首戰國策將作王且二字○犀首官名司馬彪曰  
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本在魏為此官故今以

稱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戰  
國

策泄下  
有也字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

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衎其人臣者也無一

其者  
二字不敢離主之國秦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抵致

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樽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

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鑿小孔於王之  
所常謀密事之



宮將私貨左右聞之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

首曰秋可矣至秋可攻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

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史記韓林引韓子犀首下有先知韓里之反間也入

字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道從郎中皆曰兵秋

起攻韓犀首為將郎中說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

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荀

云掩耳以聽者聽漢何道出也道從樗里疾曰似犀首

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吾無始與犀首為是謀也

子以為似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入足

犀首何哉

言自嫁於眾嫁賈音通為是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

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問田籍戒韓子之堂谿公不識與是一人乎

王奔楚楚封之於堂谿見左傳又堂谿公謂昭侯曰

今有千金之王卮通而無當卮酒器古今類會引韓

徐曰今俗猶有匡當之言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

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

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一無至貴而無當漏

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乘一作盛○乘與承通盛也按集韻乘諸應切音證

韓非子卷十三 全齋活



承集韻韻會並諸應切音證又正韻乘時征切音成  
又盛集韻韻會正韻時征切音成是乘承盛三字古  
音相 今為人之主一無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

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其術者為其漏也昭  
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

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夢言雖中語也

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

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藝又類聚瓦卮之卮皆作

器佩文韻府四支見作謂韓三字君堂谿公曰白玉

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

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

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文藝

類聚淵鑑類函器物部卮條並引韓子堂谿公之公作堂非又戒慎條堂作唐非

申子曰佩文韻府聽字字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

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一無故字佩文韻府聽字王作王○獨者不使

人之謂也譬猶燭下之暗也不使人見故能明猶深夜之靜也不使人聞故能聰是無為自晦之道也故

明君使智盡其慮而因以斷事所謂獨斷也

③凡七 宋人有酤酒者佩文韻府槩字酤作升概甚

平後漢書孔融傳注藝文類聚並升作斗○概量多少也文選長當賦澆醴善注毛詩傳云澆漈也本



或為藥音義同亦通遇客甚謹然酒其美縣職甚高著美一作甘非一

無著字藝文類聚同晏子春秋作置表甚長然不售

酒駿藝文類聚然下有而酒二字事文類聚引容齋隨筆作而不售遂至於酸怪其故

問其所知里長者楊倩里一作問藝文類聚同倩作書下同倩曰汝狗

猛耶漢書注倩上有楊字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淵鑑類函則酒上更有猛狗

二字曰人畏馬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壺而往酤李善

類函錢修作擊一壺藝文類聚無而字孺子幼少

之稱周禮享客而狗迂而齧之善注無上而字漢書注壺酒器也

聚同迂迎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佩文韻府六月也齧齧也

夫國亦有狗淵鑑類函狗上有猛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

以明萬乘之主懷一作陳非善注明作輔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

齧亦齧也善注作齧藝文類聚同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

所以不用也脅以威勢相恐也荀子云境內之事人主無有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

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一作

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為社一作

社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

木灌之則恐塗地地壞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

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



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寺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

為高內外為勢重受諸臣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

不安據而有之晏子春秋作據腹而有之腹穴中虛也韓詩外傳作君又并覆而育之

據有者保也孝經云能保其社稷孔傳據有社稷左傳神必據我社據猶安也含此二義此亦國

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己者必利而不

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

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

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

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

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

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

曰一無一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

夫社木而塗之晏子春秋木上有束字鼠因自託也佩文韻府藥韻鼠託

自作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

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

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

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

不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



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

淵鑑類函死刑鯀上有伯字哉作也

○不祥辱尊之意

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

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

鯀禹父墨子云日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

羽之郊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

一無州字共工堯時諸

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

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于誅諫者必傳之舜

乃其難也

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後世說者據左氏傳以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

則難也

路史云仲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間敗所察其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汙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

踐者廷理斬其軀戮其御

說苑楚史構机並職作蹂○雷屋水流處斬市

前曲

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軀戮其御

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羣廷理

為上一有必字為王之為當

謂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命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



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

說苑楚史並作是臣棄君下陵上也

○尚上也校角也管子牧民篇云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

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

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

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

還一作遠非

露宿三日北面再拜

請死罪

露宿野宿也

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

得至於荝門

荝一作茅下同

天雨

天上一有時字廷中有燎太子遂

驅車至於荝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荝門非法也太子

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戈而擊其馬

敗其駕

及兵器較屬

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

荝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戈擊臣馬敗臣駕于必誅之

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

淵鑑類函守職老作先○不越法

後有儲主

而不屬

說苑至公篇屬作豫○屬托也禮檀弓篇云趙文子所舉士文子死不屬其子焉

矜

矣

一無此二子○矜據說苑疑豫字之誤豫驩也

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

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說苑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

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

是國之寶也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

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窺也所當作而窺細

而動也不窺謂力有餘也司馬法云力欲窺大戴禮

主言篇云七教者云云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窺內諸

尋常之室而不塞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

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信字疑母盡以聽疑也

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

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窺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

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

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

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

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離也不相愛也受容

納也論語云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一日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

與子皆行皆偕通薄疑曰媼也在中媼博雅云母也戰

內也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

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甚善幸甚也衛君曰吾以請之媼

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

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

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

蔡姬乃下一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

韓非子翼錄卷十三 廿三 全齊活版



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媼與以下薄疑辭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或曰詘屈曲謂轉音聲也其聲反清徵

者乃教之反覆也猶言合也言教歌者使人先作聲而為曲其聲合律呂者知宜何歌而後教

之周禮大師云以六律為之音注以律視其人為之音知其宜何歌疏云大師以次律為聲又使其人作

聲而合之聽人聲與律呂之聲合謂之為音或合宮聲或合商聲或合角徵羽之聲聽其人之聲則知宜

歌何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法謂律疾呼中宮徐呼中

徵稽康琴賦宮徵相證注謂調齟取聲韻中適也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

謂教不合官徵者不可為教謂字當作為言治國是猶教歌之法也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即是疾不

中宮徐不中徵不合律之聲也故若狂喬華士者不可為治之上也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紵而帽狹於度吳子

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

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經織紵絲也吳子出之

經幅不可更則宜不諾今諾而謂不可更其前言悻後言也故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

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

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左文元年踐修子好注踐猶履行也

毋幾索入矣幾其通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

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

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紵屬使之如所示



組效技通比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春秋有殊弗

知慎者注起日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

也其妻曰用材若一也淵鑑類函守機無若加務善

之異起曰非語也語當為吾言二字使之衣歸淵鑑類函

織條起曰非詔也歸之○依依音同釋名云依依也

詩游擊云於我歸處傳云歸依歸也愚按依訓放

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揚權篇云肥

賙贍也謂偏足也孟子曰肥為甘不足於口與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

文子云肉凝而不食酒澁而不飲揚子方言云澁清

也澁亦作澄愚按酒在壺中清濁分而寒謂之清

生肉不布希當作希希希也周禮疏云水布曰敷者

言人衆故殺一牛遍於國中於一作為非○不獨一

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

公曰吾施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

曰不足文公曰君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

事資貨也有喪資者言有喪事多費財貨者食貨有

志云死喪之弗是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

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

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物氏曰慎順通言不違

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



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

對曰今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

賞必罰其足以戰進則賞重退則罰重二者必信前賞可利後罰可畏故不得不戰也

公曰刑罰之極安乎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六韜將威

篇云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極也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

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

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

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

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

況於我則何有矣

商子云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千宮顛頡

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

乎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上一有

東伐衛東其畝使壘畝東西行取五鹿衛地攻陽在左僖二勝

虢未伐曹在二十八年南圍鄭反之陴釋名云城上垣曰陴

聘觀非常也亦曰陴亦曰女牆呂氏春秋簡選篇注及覆也國語注檢也慧琳音義十三非檢注檢除也

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城濮衛地戰在左僖二十八年大敗荆人

返為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城當作成踐土鄭地踐土之盟在五月癸

丑左傳云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尚書大傳



日尚攷大室之義唐為虞賓注尚攷猶言古攷謂往時也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禮儀也謂祭大室之禮一舉而八有功伐原伐衛攻陽勝虢伐堯為舜賓也曹圍鄭罷宋圍及與荆人戰以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下八也

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瘞癰也疽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

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非深知刺骨

能忍痛使醫刺之也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世

徒不用心於治耳非不知此道理也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

誅亂臣能聽拂耳之言而誅亂政之臣也亂臣者

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

也者是同堅白也同堅白謂親愛之固也呂氏亦以別類篇云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

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黃阪氏曰重人於君親密閉固不可離猶堅白之論不可

亦通分解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堅白所愛是猶

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音義

九卷兩髀云古文作髀同蒲米豆說女腰外也舊說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

去患右髀必不聽此言人主非有獨斷獨知之資不可以說也

右傳



110x  
610  
21

韓非子翼毳卷第十三終

韓非子翼毳

卷第十三

終





110X  
610  
21